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

神宗

熙甯二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巳朔）乙酉樞密院進一（案此上有脫誤）減任營伺多而驅策之方猶少仲种古之徒已不獲自盡（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辛卯知同州趙尙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條奏置義倉事上批近詔齊唐等郡講求修復社倉且圖經久之法知陳留縣蘇涓亦言臣所領邑最爲近畿謹爲天下郡縣倡率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戶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麥亦如之村有社社有倉倉置守者耆爲輸納縣爲籍記歲豐則量其數以輸歲凶

則量其數以出停藏久則又爲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多寡不一則又爲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輔上曰陳留輔邑耳目不遠可且聽其施行徐訪利害涓又言義倉五事并論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詔除一事每値饑荒借貸與被災戶種糧未便除放仍責以二三年限還納可令中書更詳度外餘並且依所奏施又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倉已勸十萬餘石若漸可成就今廣淵罷當得人繼守其事可特詔廣淵舉知州一人紀事本末卷七十〔案〕宋史王廣淵傳不載廣淵置義倉事而載乞留本道錢貸貧民事食貨志則云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上廣廉嘗奏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錢貸民者廣廉非廣淵也宋史無廣廉傳蓋誤合廉淵二人之事爲一時廣淵由齊州改京東轉運三年五月丁巳由京東還河東未嘗至陝西至陝西者廣廉宋史食貨志所載猶未盡誤畢沅通鑑考異則又以廣廉事屬廣淵未免沿本傳之誤

誤然東都事略廣淵傳固未見有貸錢於陝西之說則置遣義倉者爲廣淵行貸錢法者爲廣廉辨見九月丁卯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戌朔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初以集禧觀使召弼赴闕〔案〕宋史本紀熙甯元年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范忠宣撰富公行狀上欲召公爲相先遣中使諭旨曰卿今茲無得更辭當力疾入輔爲宗社計弼既辭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罷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熙甯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時弼以足疾未能入見聞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諫諍之臣無復施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者未幾入見又言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又言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雖可喜然害政事壞風俗恐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原注〕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成湯禱必翦其爪以六事自責古人於天戒

不敢不起畏也如此賢良之士以訪闕議減膳徹樂或出宮理國長久受天之祐若心果何所畏而人事言及此眞亡國喪家亦殆矣家是時竊自以足疾未能人恐誤除司空兼侍中昭文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上前言災異皆是時書災異所以警悟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是皆不聞以災凶歸善降之百祥作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之變餘殃尙因人之善反歸之於天數而無萬一或時而信則救斷損陛下之德不爲生靈之福無甚於此

漢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必延羣闕祖宗有水旱蝗虫之災皆避正殿寬獄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災異之來一付之天數則人君之亦皆棄而不修熙甯建謙之臣其之兆非富鄉公辭而闕之天下其汝州入相績宋編年資治通鑒謂富公行狀云正月召還京師二月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告惡辭不侍郎同平章事末陛見閱有人於數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君使恐懼修省董仲舒所謂天人又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孳而我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之於時數也在人之一身則曰作降之百殃在家則曰積善之家家必有餘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餘惡而致甯有國家天下之災辭而事而致亦未閩推之於天也陛下災卿患答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息

壬寅樞密院言宗室乞子孫賜名授官韓絳奏曰中書

樞密院嘗議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陰後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須議使今可施行迺使文彥博等各陳大旨皆以親疏當有等降若非立法無以爲經常久遠之計上曰祖宗時皆有近親今用常時奉養賜予之例誠宜裁定若以諸王嫡長世爲南班官其餘子孫援以三班職名可否陳升之曰須依前代繼承之法其恩例六世親盡別爲經制絳曰此事專任屬臣下議論須辨別親疏立法則不失陛下親親之意彥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聽者臣下以義固爭是也上領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庚子以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紀事本末卷五十九卷六十三卷六十四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

朕推行朕須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設施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庶幾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方所急也凡欲美風

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閉而亂也閉而亂者以小人道長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禮義廉恥之俗成而中人以下變為君子者多矣禮義廉恥之俗壞則中人以下變為小人者多矣上以為然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召對曰富弼曾公亮與卿不協聞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須勿為嫌疑朕亦欲從容除拜覺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進事頌採者故怠欲卿就職族嘗以召海宛忠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害以言捍塞卿進用致問官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張力變此風且不知卿設施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為然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薦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變以擾天下原注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客曰聞杜鵑聲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編年備要云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太平可立致雖司馬光亦以是望之呂誨任中丞將對光為學士侍講亦將趨資政堂相遇並行光密問曰令言何事誨曰袖中之文乃新參也光曰介甫之命甫下眾喜得人奈何論躍誨正色曰君亦為此言乎安石好執偏見喜人佞己則天下必受其弊語未竟問門逆疏光退終日思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有傳其疏光往往疑其太過〔又案誨劾安石見六月

甲寅初開講筵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王應麟玉海卷二十六熙甯二年九月戊辰初開經筵與此異日月

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於條例文字看詳行具合行事件聞奏別爲司名曰制置三司條例〔案臨川集乞制置三司條例議云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為之準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又為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

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除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估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轄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先是上問何以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安石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因言泉府一

官先王所以摧制兼併均計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使能理財則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廢厥事圖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條例司以講求理財之術焉安石固請以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卷六十四卷六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王安石陳升之領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摧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推桑宏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舜與羣臣其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

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顔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日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安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案蘇轍府推官為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紀事本末在三月癸未轍言青苗而安石聞言累月不言青苗亦不此時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二月連頗及之日月均不合姑依附二月下以安石請用惠卿自在二月也又（案）徐乾學通鑑後編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之財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安石素與呂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獨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為條例司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請建章奏皆惠卿筆也太平治迹統類二年冬十月甲午著作郎編校集賢院書籍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初欲置惠卿講筵留公著以為京官無例須與朝官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得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為害乃已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在治平四年七月可考為中允及選經筵均不得其日紀事本末亦失載其事今姑附此以備參考

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蘇頌與流內詮主判官試驗選人自言書判初議差呂公著等上問

執政試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見人材對曰誠然先朝有與京官者實可惜上以為然又因論近日改京官者多對曰眞宗以前引見選人或與循資出於臨時上曰如此則是有幸有不幸須別更講求立法令入仕之路多如科場亦宜裁節人數既已多取之而扼其進用令人困窮亦不為有理今欲裁官當併科舉議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日錄此事係於三月二十五日云安石止欲與試判循資曾公亮言先朝與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為然元祐實錄載此事於三月一日事與實錄略同但無富弼所言竊疑富弼所言未必在此時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見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實錄既繫之初一日宜加刪削朱本亦從墨本也

丙子長編卷二百二十二熙甯四年四月癸酉詔天下軍器除王路緣邊已差官覈視其他路令轉運司於逐州選官相驗〔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丁丑富弼入見紀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辭以初十日入見(案)是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丑

戊寅上曰近閱內藏庫奏外州有遺衙前一人專納金七錢者因言衙前傷農令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利害立法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卷七十(案)東都事略王安石傳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爲百姓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出錢雇人充役籍者役人皆上等戶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概出錢

癸未前權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爲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先是轍奏疏曰(案)此疏紀事刪節略存其語今據欒城集拾補之集中上神宗書云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推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恐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

而得止與前遂濟不以以是者下獲矣欲田田心知者欲自國
萬者此江世今之能制來者失設也苟來甫也例其然附其者
事也臣河天也以有鄰財是在施至由遠田思例不世遐所必
之夫所溥下為求一重親以於之愚其人則遠以可之必當有
本今以沸之國治焉之庶田太萬不道則必人為得人自後先
國世日人人歷之者以政其早一有其必自而田也常邇者後
之之夜民未年心陛勤聽近然以盡勢自其德甫詩鄙世為之
所患思流知於施下勞明似臣為書可其小不田曰其未之失
以莫念離所茲之一加睿而非所試以近者足而無下有則自
存急而災以而於旦之智為敢當妄自者始則力田而不先其
亡於不火適治事兼以博陛以先論得始小心不甫厭自後所
事無曉繼治不宜而恭達下為者今苟近者勢給田其下並當
之財疑作之加無有儉宏深信失世不者之而則維近而廢先
所而其歷路進為之凡辨言然在先由之有無田募務能書者
以已先月災天而矣古文之特於後其既餘饑荒驕先高曰焉
成財後移變下不夫之足伏其不之道服則不而驕從不欲之
敗者之時儀之成以帝以惟所為宜雖而甫若不無事自升明
常為哀而生靡無天王經陛見而而屢遠田不治思於近高其
必國有其川日欲縱曠治下有所竊求人可思不遠高而必後
由之所變原益而之世武節近當觀而自取也若人遠能自必
之命未不貴於不貴而足位於後陛不至矣欲不勞不遠下卑

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邊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戰苦思漢而又乘其舊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保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能繼也其終卒致於廢斟謀臣而講議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歸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失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鑒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物頓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

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顛仆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備[illegible]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敝車羸馬而引邱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而已

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

〔案〕欒城集臣字上有然字下又有云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得也故臣願為陛下言

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

〔案〕欒城集此下有云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illegible]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積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illegible][illegible]流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士多於下上下杜[illegible]鬱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

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棊其上後粲其前不愧詐僞
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
人情紛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害則慈亂慈亂則無
所不至今使眾人相與皆出於臨足履州囂肩用甲逮
傍遑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
莫卿止來者而鬭其臨令也驅市人而術之不勝其多
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雅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
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史多之故與之
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講科皆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
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令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
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
可以妾求故不敢藝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令
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求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
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令農工商賈之
家求有不舍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
益以不治舉介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毋俯
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撥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
不與也嗣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
其削乎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令世之士
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無足
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鄙之
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責
之士不黜而自滅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
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

者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節力疲贅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謂矣今有人告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捧其老也則爲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者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於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後者世世課任朝冀贊銀而守祭祀可以無感矣然而法法也則必始於二府行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盡矯失以救患者有所過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三使百其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尤出職之歲月其説曰世臣不得而盡詳也請也其國甚者莫加三司三司之使世以爲多而不可計御計重而薄書重也臣以爲不然大計者必執簡可繁以簡自處而以寄人以簡心不可亂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必察必以繁則可以事事有所分則毫不遺情僞見令不然有舉四之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三司故三者案牘之委也案貴既横則更不得多案横而吏財欺之衆者雖有大利害不能也夫天之下財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察不失矣然常以運轉使爲不可揭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三司未有責成於吏者豈三司

之吏則重於轉運使賦故臣以爲天下之之財其詳可分
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擅其綱目既使之之得優術以治
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力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舊可
損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謂拂世戾俗召
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眾人之怒而行
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
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寵
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
載而考積無罪者遷其官自害以求亦未始有變者也
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爾莫
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
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讓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
善為國者備埋而不郵怨非不郵怨知其無能爲也且
今此三法者固未管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
士之出身為吏者揖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
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人而不得選去官者久
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詛格之滅能其舉官破壞其
次第使之窮箬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滅於布
衣之上哉巧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貧多
國力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役忠必有不可勝言故臣
與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轄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
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寺
監部谷任其屬日自令以前未有以私罪至其職罪正
人已示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

眾近沿後失累討隨據之深以之之必不人所知未任不賊事
適歲邊寶輕德百眾中弊文私陛其皆可之不者然其明罷賢
以無所元請以役雍國可者罪下募拔哉所能也之終亦正明
備事屯慶益來並熙地去也至自將曰且不任臣不身可人與
方而至曆兵契作之狹矣苟某舊無是拔能其請可苟知已之
今闕七之於冊而問兵元遂賦精所無察既已得知其矣至同
關中八問是丙兵天革兵放罪而不損之不然以者有故若罷
中之十元召民力下至之歸正察問於吏敢之較任罪雖乎雖
一兵萬昊募繼不之少謀終入之陛我則舉可之人終與其去
鵬至自籍日遷屈兵其日身已去下而亦矣知任之身同爲官
之於是發增拔未催後臣不至民誠徒不而者其終鈞罪惡與
用二天復而逆舊三湯閏齒若之能以患況雖未賊坐而也赦
兵十下使兵每有十試國使乎患釋為其任眾然而之不著不
多八遂諸領有兵萬諸朔衰者如奉怨不之人之無夫過矣降
之萬以道之警少方國創吏非除公云加以能不過任令而也
甚舉百皆多急之此拓業有復賦疾爾也眾令可任人世上夫
於雍萬點遂將患之地之所過心惡令患人也加其之之不以
此熙為民倍帥也時既初數誅之之使其之任雖已終法察私
見天領爲前不自屯廣四則適疾臣其加所之聖然身任則罪
矣下雜兵世問咸成兵方元陷則而罪而能以人之任人上至
然之復而其得乎征亦劃吏於其行及未顧聖有可其者之某

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
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
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
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
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
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
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
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
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
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
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
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
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
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
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
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
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
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
寇輒先知之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
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
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
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
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何其
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闕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

茶款東之祿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令之爲闕
者皆不足恃戀傳闕之言采疑倪之事其行不過於出
境所所闕不過於熱戶得有藉口以敢其將帥則止矣
非有能知敵之至將者也敵之至情不可得而知故富
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眾而常患於不足由此
叔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討其利害夫闕市之征此
於茶祿則多而三十萬之奉比於百萬則約眾人知自
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驕市之征以與
人至於百萬則恬然而不加徑昔大亂起於市衣百戰
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
頗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討使多養闕
謀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彌敵而不敢輒近則
雖雍黑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
其可成之實何者今世之遣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
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虞愈厚其慮
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
可勝計羌人每出關多禁軍轉舉手相賀鬪多士兵輒
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蓋由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
當甚軍三人而禁軍一人其藥給足以驕士兵三人使
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
畜邊郡之儲比於乃郡其價不畜數倍以此權之則士
兵可益而禁軍可貨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
聽臣之誅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
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

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以去矣冗費之說曰
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講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
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
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傳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
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
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
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蔴隳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
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
皆養於縣官長而節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
月長末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
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大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
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
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
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
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
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
代之聞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而漢之法者
之子焉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
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
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交
出之使得從仕此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
祿袟之數遷敘之等雖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
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

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
則出之於近郡官為盧舍而稟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
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
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
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
弟自務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
臣封德彝日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
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倩
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令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
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
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畝姦人之
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
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因禁綱齒於匹夫
者莫加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
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
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費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
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交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
費之端也臣間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
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
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
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
以石計者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做
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
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青皆非完物矣由

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決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單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漕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核者得甚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宜有召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顧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眾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故也臣額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鄙者富之端也不足鄙者貧之源也從其可鄙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鄙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藏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迈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送與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農百役並作國

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興
億之未足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
給而宗牢之喪不候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執廷有
無足邮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
其可鄉而救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
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
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喝臣
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講要之十年
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皆久求其原而
定其方略擇任賢後而援之以成法使有欲去其官而
後責其成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不樂於其久能
心其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吏今雖不將
使侍盡久然至於請道之職司三司之官責沿邊之不
佐之皆與天予其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見成之而此
久此任閑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使其成功皆
事其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符土
久之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而
下於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成
爲協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土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
而此敗事苟不出己小有簡齡不合則羣起而排之借
如喜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無過此其勢必將無
所不按得罪者必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過紛然非之
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
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或衆人非之

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帑殺人或者因以帑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安得以彼而害此哉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敝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有之則爲漢文帝不有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獨憂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恐惶恐稽首頓首謹書

疏入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如轍潛心當今之務頗得其要鬱於下僚無所申布誠亦可惜召對而有是命

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欒城集潁川遺老傳云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

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晒日此人菊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費師德郝處後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受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言黻臣所薦陛下赦其育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出發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君奏乞養親三年子贈還黻始求爲大名府推官逾乃先君捐館舍及除喪解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年以書事三年召對神和殿王介甫新得幸黻執政言三司條例上以延輟爲之屬不敢辭

乙酉陳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興利非合衆智則不能盡天下之理乞詔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有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諸邑人聽於本司陳述於是詔三司判官及發運轉運使副判官及提舉輦運使糴糶市船榷場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限受詔後兩月各具所知本職及職外財用利害聞奏詔朕以理財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壞內外臣僚有能知財用

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其諸邑人等其事理於制置三司條例陳狀在外者卽隨所屬州軍投狀繳條例司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東都事略二年三月己酉詔曰朕以爲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後可教令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大屈故特詔輔臣置司於內以革其大弊夫事事於所習則能明平得失之原令將權天下之財而資之於有司能習知其事者焉則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器而求之困足以成吾富民之術若夫苟刻之論務於股制在下而斂怨於上者斯亦朕之所不取宜合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限受詔兩月各具財用利害聞奏

戊子夏國主秉常進誓表請給還綏州卽歸塞門安遠二寨乃以誓詔答之候交割二寨始還綏州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冊秉常爲夏國主〔案〕宋史夏國傳二年二月遣河南監牧劉航等冊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人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逵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來

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
乃賜誓詔而綏州待收二告迺還夏主受冊而二砦不
歸且欲先得綏州遣問萌詆以誓詔來言及趙禹交地
萌詆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略非所約禹曰若然塞
二橋塗耳安用之遂詔罷城綏州是續宋編年貴治通
罷哥秉常在三月宋史夏國傳在二月日月育異宋文
鑑卷二十二王娃立夏國主冊文維熙寧二年歲文已
酉三月皇帝若曰於戲普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
土而王業綝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吝爾秉帝迪性
純一持射靖虜生禀山川之靈背傳弓鈸之賜攜西頁尊
於本朝知事君必霜其節知守國當保其爪乃內癸誠
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
給酌故典表顯徵實錫爾茅土之封不爲不寵加爾以
車服之數不爲不業肖展既良備物既遲誕舉丞冊以
華一方令遣朝奉郎守向書司封郎上誓車都尉賜紫
会焦袋劉航交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吝
劉怹侍節冊命爾爲頁圖主爲朱藩輔大履謙順者廢
不贕長福懷驕肆者廢不踞後徵宰身和民時乃之續
往欽哉子一人之
弇訓可不慎與

兩府奏事上郎問王安石制置條司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略無倫敘亦有待人而後可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

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爲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有所未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先驗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領之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所載與此文同惟繫之壬辰二十五日紀事本末繫戊子乃二十一日也)

壬辰上問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誠當出於陛下外謀之則爲疏間親公亮曰此亦當自外裁定弼曰爲之當以漸恐致紛紜安石曰此事但欲於恩義閒無傷使被者可安而已不論漸不漸也今欲裁恩澤何能免其紛紜但陛下不爲恤則事可爲也上又問裁定親疏之宜公亮以爲當從上身爲親疏上曰當以祖宗爲限斷安石曰以上身即是以祖宗爲限斷也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是月知渭州蔡挺改陝西轉運副使長編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十

辛巳挺措置鹽弊原注云熙甯二年三月丙寅改陝副
案二年三月戊辰朔無丙寅日原注有誤姑附月末

四月丁酉朔羣臣拜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
詔答不允曰今災變屢出可亟罷此議雖加虛名實以
浼余先是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無益加損縱有百字
何益然受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願陛下受
之富弼曰陸贄勸德宗不受尊號顧其時與今異上曰
其時在播遷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號人固以為宜郎
緣變異多謙屈而不受亦自為美然受與不受於理皆
可也陛下能察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在陛下
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無加有損也遂降此詔本紀事末
卷八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羣臣請上尊號及作
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富弼言故事有災變
皆徹樂恐以同天節遼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
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併罷上壽從之郎日而雨

考宋史本紀四月壬寅遼遣耶律昌等來賀同天節東都事略載四月甲辰詔云方夏大旱麥將稿朕惟災變之來蓋不虛發豈朕政令未孚聽納靡中以致厥咎其罷同天節上壽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以圖修復

戊戌權知開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諱辭改知鄆州知瀛州李肅之為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先是知定州孫長卿歲滿上欲令甫與長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對王安石獨以為宜弼請徐議之既退富弼曾公亮曰甫姦人宜在外他日進見上又欲令肅之代長卿弼極稱其才公亮曰肅之不如長卿安石曰長卿細密然兩人皆可試府事也於是命肅之代甫而長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待甫甚厚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往往誇示於人或見御札用字有誤者因譏甫以為揚上之

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故極力排出之甫入辭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當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

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卷五十八〔案〕東都事略於滕元發傳所載治平四年以知制誥除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熙甯元年京師郡國地震上疏指陳災由出知秦州神宗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為安撫使知開封府王安石立新法恐有言而上信之因以事出之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然此謂甫知鄆州而長卿再任定州是甫非卽知定州也東都事略與此異文宋史滕元發傳云因事以翰林學士出鄆州徙定州孫長卿傳加龍圖閣直學知定州熙甯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躬盡力繕葺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據此則甫先知鄆州至長卿卒乃代之知定州甫知鄆州時長卿殆尚未卒也後言新法時則己在定州

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曾公亮因薦之參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為不可

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今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旣數日乃曰欣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書小小遷除陛下尚未以信雖廣詢博訪亦宜謹密令明白如此使中書政事決可否翰林學士臣近聞陛下宣諭某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某事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旣執政奏以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

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藉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於勑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張洎言劄子乃中書行遣小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勑其當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爲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宋）劄子卒從王安石故紹聖間章惇乃以藉口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宋）事見元年介數與安石爭論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皆朋黨耳安石强辨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

疽發背而卒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唐介薨上臨其喪謚曰質肅編年備要云介疾上臨問爲之出涕至是躬臨其喪徐乾學通鑑後編云介病亟帝臨問流涕既卒幸其第哭以畫像不類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蓋介爲諫議大夫時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閤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至是人始知之時安石銳意變更信任益專介既死同列無一人敢與之抗者曾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視事趙抃力不勝遇一事變更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

己酉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云此四月十三日事

丁巳條例司乞選官分行天下長編卷二百十三熙寧四年十月壬子頒募役原注條例司乞選官分行天下實錄在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是遣八人者出使案編年備要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從三司請也八人爲劉彝謝卿材王廣廉侯叔獻程顥盧秉王孜翼曾亢太平治迹統類蘇轍初爲檢詳文字朝廷數召劉彝等八人遣之四方轍因求見宰相陳升之問君何來也對曰有疑欲問耳近日詔八使

遣往諸路不審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實之耶未知漫遣出使外羅諸事耶升之曰君意謂何曰昔嘉祐遣使寬恤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升之曰吾昔奉詔看詳寬恤事如范堯夫所言多中理轍曰公知不便而特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

是月司門郎中王浹知嘉州駕部郎中高良佐知蜀州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辛巳詔劾嘉蜀二州違朝旨不報提舉常平倉罪原注知嘉州司門郎中王浹二年四月到任知蜀州駕部郎中高良佐四月到任案原文己佚浹與良佐受命不得其時姑依原注附月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四月河決地震旱避殿減膳案河決在元年六月七月地震在元年七月八月此於河字上脫以字又案宋史本紀二月乙巳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三月丙戌命宰臣禱雨乙未以旱慮囚四月甲子御殿復膳據十朝綱要編年備要均云四月甲辰詔以大河決溢地震相仍方夏大旱自乙巳避殿減膳撤樂罷同天節上壽令羣臣勉修厥職以圖修復太平治迹統類云上憂旱甚言當避正殿又恐妨同天節宴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誠亦不須避殿上曰避殿亦是文飾弼曰陰陽不和皆臣

等燮理無狀所致然臣等微賤不足動天陛下以至誠感則天必應也四月罷同天節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減膳撤樂三大事誠合典禮誕日特罷稱觴最為深切所以動天地當日得雨幽靈大效如在目前伏願陛下毋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屢見災變為懼蓋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有損其災應豈有綴耶上親荅書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篤愛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神宗同天節四月十日是年四月丁酉朔十日為丙午其前一日則初九日乙巳今考諸書所載均以避殿減膳在四月乙巳非二月乙巳宋史本紀與此異月恐設況宋史五行行志四熙甯二年三月旱甚則本紀二月避殿減膳已與志不合避減專因旱甚若因河決地震似當元年已應避減不應在二年二月始下詔也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日考是月丙寅朔）丁卯上諭謀殺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論其故人論律非中材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盡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來即守此律不得如此此類亦甚多上曰漢文帝廢肉刑是當

弼曰極是安石曰當時雖廢肉刑而人多笞死卽如折人兩肢或瞎人兩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報其罪又强盜五百貫卽死若有肉刑此但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論刑者不可復甯雖欲自新其路無由除肉刑乃所以開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壬午議置嘉祐編敕局長編卷二百十三熙甯三年七月庚戌詔中書門下看詳嘉祐編敕原注初議置局在二年五月十七日又長編卷二百十六三年十月丙子詳定編敕所言乞自今應刪官每月各備十條原注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己佚就原注輯數字備參考玉海卷六十六熙甯二年三月壬寅命蔡延慶孫永修嘉祐編敕又云五月以審官爲東院七年十二月編敕二卷成上之

癸未鄭獬知杭州案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七月庚戌原注云辭自翰林出守杭州

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甯府獬與滕甫相善王

安石素惡之目爲滕屠鄭沽嘗言於上曰獬極險不宜使在內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卽奏曰侍臣者蓋近於尊實陛廉隆峻之級也進之以禮退之以禮乃君臣之分邦國之體也宣徽使王拱辰言陛下執政之初還其舊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職不聞有過遷謫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薦論而召之何人譖毀而黜之翰林學士鄭獬在三班院皆稱公當權府亦甚平允不聞瘝曠遽然外補外傳聞見禁罪人喻興與妻阿牛謀殺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斷將欲論列故有是逐雖轉官得郡實奪其權也知制誥錢公輔先因營救滕甫遂罷諫院今又被

逐蓋甫與王安石素所不足今無罪被黜甚傷公議龍圖閣直學士韓贄代還未及兩月亟除知江甯府復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朝廷之體無俾權臣盜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四敕以臣爲非願并臣斥逐又奏曰近除陸詵知成都府吳中復知成德軍數日之間差除特異況宰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傳云御批付出臣竊疑焉陛下進退近臣必有理不應有加膝墮淵之意如從執政進擬則是自外制中尤非聖哲馭下之體也上出誨奏示執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閒紛紜知否趙抃王安石曰不知上曰除拱辰宣徽使自爲再任豈是拔擢又謂安石曰誨爲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

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先是呂誨劾安石疏曰【案】紀事本末卷五十八錄晦此疏於六月晦知鄧州下邂係追述之例然前後先嫌失次且安石求去云云諭使視事詔文亦錄於六月而前僅云詔使視事不錄詔文蓋紀事體則宜然究非編年體今移晦疏於丙戌日上而以詔文屬丙戌日下復文均刪去不取推上疏不得其日增先是二字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唯其用舍繫國休戚也如少正卯之才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大聖人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雄唯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難堯舜猶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甯府未幾召爲學士搢紳皆慶陛下得人及參機務命論未允臣謹案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衆所共知今略疏十事【案】編年備要載誨劾安石十事云嘉祐間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不當御史催促謝罪傲倨不從一也安石每

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問固辭先帝臨觀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即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見利忘義好名嗜進二也安石在經筵力請坐講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出下塞人言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四也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案減等科罪挾情壞法徇利報怨五也安石人翰林未闕薦士首率同僚稱弟安國之才前左與狀元恩例僭謂之薦主試定文卷不優遂罹中傷賣弄威福無所不至六也宰相不視朝旬日差除事罷逐近臣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作威作福聳動朝野七也唐介爭論謀殺刑名眾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辨淩轢同列八也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外離間之罪不容誅有旨送中書正罪安石堅拒不從九也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者句當八人者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十也

臣指陳猥瑣煩瀆高明誠恐陛下之悅其才辯久於倚畀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

之誤天下蒼生必是人也陛下圖治之宜當務於衆方今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日臣所以瀝情而言不虞濺禍況陛下志在剛斷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疏奏丙戌安石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案臨川集安石乞罷政事表云私懷懇摯己具布聞聖訓丁甯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陳方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屢於疹疾豈容明據以累明揚伏念臣假以孤生親逢聖世味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晉事寖成於迂闕每煩衆論上消聖聽久知素顧之辭諸繼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雖負顧命終懼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閱度并容大明俯嫣俾垂矜允得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生全於未路具瞻之地得致命於時材乃賜安石詔曰昨已曾面諭朕意謂忝諒也今得來奏甚駭朕

懷今還卿來奏天下之事當變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奚政之爲也卿其反思職分之當然無恤非禮之橫議親事宜如故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邵伯溫聞見前錄云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備類如故呂誨中丞彈章故曰外示樸野中懷狡詐又案邵博聞見後錄云熙甯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宗方屬精圖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既晏隔言事官於中無須臾上更衣復出以贊引時呂獻可爲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殿將趨經筵相遇於廷中文公密問曰今請見言何事邪獻舉手曰袖中參文乃新參政文正公揚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藝命下之日眾皆喜於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文正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似傷恩違或別有章疏顯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

追班迭趨而出文正公退終日思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閒浸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介甫以平日諂諛躁進之士悉辟召爲屬吏朝夕相與爲謀議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妄引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歎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能識之雖子貢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聲名著於天下士大夫議與不識皆謂介甫不用則已用之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以不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

丁亥安石具表謝上又使中使撫諭趣入安石又稱疾乞告上再令中使趣入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甲午安石乃入見上謂安石曰誨殊不曉事詰問又都無可說上又謂安石曰呂誨言卿每事好爲異多作橫議或要內批以自質證又詐妄希朕意此必是中書有

人與如此說朕與卿相知如高宗傅說亦豈須他人爲助安石曰高宗傅說起於匹夫版築之中所以能成務者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只有呂公著又與呂公弼相倣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時婦翁晏殊爲相此亦近例如呂公著行義陛下所知（案邵伯溫聞前錄云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鄙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爲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議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奸矣）豈兄弟爲比用以負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難恃以久難望以致治上亦患之（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考課院言準到考較知縣縣令課法在任斷獄平允民無怨濫賦稅及時了辦不須追擾及差役均平

並鮮盜賊理民安居勸課力田使野無曠土又能賑邺困窮不致流離雖有流離之人而多方招誘復歸業一任之中主客戶比舊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閣庫書簿務令整齊經提刑轉運點檢別無散失及與修水利疏導積水以利民田能勸誘人戶種植桑棗天下州軍委知州通判每歲取索轄下得替知縣縣令前三條課績兼依舊據四善德義清謹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項事實即參詳分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逐司類聚齊足同將一路所供三條課績四善事實再行審定上中下三等內有績狀尤異出於上等之外則定為優等如政事昏繆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為劣等即不得將合在三等政事定或優或劣其奏狀並限次年

春季申奏到送考課院看詳如所奏委得允當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縣縣令依下項賞罰若所奏徇情功過不實及虛奬權要固抑孤寒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並科違制之罪京朝官繫優等人到院日與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書記錄其姓名其劣等人並降入監當選人繫優等如到銓該磨勘判成過銓日令銓司與不依名次入甲引見改轉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該磨勘如已係職官並與循資若繫令錄即與兩使職官如繫試知縣即令通判司簿定到武臣知縣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類上項賞罰施行詔並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定考績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嘗曰朕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紀事原文不繫日據十一朝

綱要繫甲午日下（又案）太平治迹統類上御資政殿彥博等賜茶畢上曰便坐欲從容論也上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否曰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爲何如則可彥傅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接察公務曰朝廷常擇諸路長官十八路監司无不濟矣續宋編年通鑑節條之附此

是月羣臣準詔議學校貢舉（案）十朝綱要四月戊午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寮共議貢舉法多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

蘇軾云云（案）東坡集載此議作熙甯四年正月具議狀馬端臨文獻通考宋史全文通鑑玉海畢沅通鑑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傳薛應旃通鑑則依集作四年然據十朝綱要玉海詔議在二年四月具議自應在二年五月不應遲至四年正月去下詔日幾及二年始具議況長編四年原書俱存無闕正月並未及此議狀考王宗稷東坡年譜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荆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具議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浙燈疏知雜事誣告先生過失未嘗以一言排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然諫買浙燈疏紀事亦繫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長編無文年譜所載核以長編歧異殊甚據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詔江淮湖北轉運司體量殿中丞直史館

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賈販及令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以聞謝景溫奏劾故也景溫與安石連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軾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補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令通判潁州上批出與判杭州注云軾通判杭州不得其時又云軾自此留京師幾一年明年夏末秋初乃出都由陳州赴杭州軾有與其兄書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今因謝景溫劾奏遂附見景溫劾軾疏已附注三月丁酉又長編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假怒蘇軾欲害之未有以發會詔近侍舉諫官謝景溫建言凡被舉官移臺考核所舉非其人即坐舉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鎮薦軾景溫即劾軾向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物貨賣私鹽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問水行及陸所歷州縣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詢問賣鹽卒無其實據此則劾奏誣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竊疑年譜之誤蓋由蘇子由所撰東坡墓誌銘有云四年介甫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對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之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

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
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
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
判杭州然以此求之四字恐表纂誌銘此毀上有云丁
先君憂服除時熙甯二年也王介甫用事所建立公與
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官告院下接四年介甫歲變
科舉云云四字疑當作是字是年承上時熙甯二年也
句爲文蓋二年五月議貢舉後爲開封推官十二月上
諫買浙燈疏三年三月謝景溫劾奏証告入月癸亥詔
體量供析乙丑因有語司馬光軾非佳士言乃令判杭
四年六月赴杭自慕誌銘作四年而編年諸月殘不加
察遂滋轉鵝考東坡丁父發在治平三年四月見歐陽
修老蘇纂誌銘則服除當在熙甯元年入九月至京爲
官告院必在二年二三月至四年正月幾及二至不應
一無奏術可疑一謝景溫劾奏評告在三年八月五日
詔體量供折在三年入月六日長編所載日月可考似
貢舉議及諫買浙燈疏上神宗書不應在有旨體量供
析後可疑二宋史全文資治通鑑於二年九月載神宗
言軾有文學爲人平靜至三年人月乙丑長編載神宗
語司馬光謂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若在四年則安石
景溫於三年已誣告神宗已謂非佳士何以得議而喜
又何必以軾爲人何如問安石乎可疑三集中再上神
宗書有云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
例司遣青苗敍助役錢行均輸法云云皆二年事此書

上於三年故云去歲此書在議貢舉蕭買湖歷疏上謝宗書後若依年譜則再上神書既在議貢舉諸奏後去歲二字殊未合可疑四詔議貢舉據玉海綱要在二年四月戊午上議似不應隔二年始奏司馬溫公傳家集議貢舉狀注云熙甯二年五月上東坡尤不應遲至四年正月可疑五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則諸書所載事蹟日月無不脗合集中於議貢舉狀以下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淺人又據年譜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斷爲正月也紀事於議狀不載其文今依集中錄置兩注以備考據集中云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阜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之法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

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貢舉之法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帖學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為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

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
頗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歸時
剽竊易首尾以眊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
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雖精以易
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
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
行權要請託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
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尙哉諸科取人多出
三路能文者既己變而爲進士曉義又皆去以爲明經
其餘皆僕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攻
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鶩可謂博
矣至於臨政易嘗用其一二顯親舊學己爲虛器而欲
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論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己疏
矣臣故日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頗陛下留
其遠者大者必欲登後艮黜庸回繩覽衆材經略世務
則丘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亘二千石區
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稱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
術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甫波王措好佛
捨人事而修異致大厭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宰言命
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子貢不得
而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
佛老爲聖人弱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
法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

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厲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風則天下幸甚上得軾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他日上問王安石以軾爲人何如安石知軾素與己異疑上亟用之也因問上曰陛下何以召見軾上曰見軾議學校貢舉異於諸人故召見之且道軾對語曰陛下何以召見臣旨朕爲言見卿議事有所喻故召問卿對曰陛下如此錯矣人臣以得召見爲榮今陛下實未知臣何如但以臣

言卽召見恐人爭爲利以進又謂朕與人官太速後或無狀不能始終此說何如安石曰陛下與人官患不考實雖與何害上曰軾又言兵先動者爲客後動者爲主主常勝客客常不勝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動當以靜應之於後乃勝天下之事此說何如安石曰軾言亦是然此道之經也非所謂道之變聖人之於天下感而後應則軾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變無常固有舉事不知出此而聖人爲之倡發者譬之用兵豈盡須後動然後能勝敵顧其時與勢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極精又言軾宜以小事試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屢奏試人當以事此言誠是也安石因極稱惠卿其後上復謂曾公亮曰蘇軾奏對明敏可試也公亮曰京師無可試者

王安石曰軾亦非久當作府推上曰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書條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軾非肯違衆以濟此事者也恐欲故爲異論沮壞此事兼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

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臨川集安石乞改科條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候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元頒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候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

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爵習進士科業如允所
奏乞降敕命施行傳家集司馬溫公二年五月議貢舉
狀云臣準御史臺牒準敕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
合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
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
欲立强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
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以來未有若近世之
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爲
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世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
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
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
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如獎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
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
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
爲累士循競競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給以明經等
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
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
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
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備推之風
日益類壞爲士者任謀險薄無所不爲積日餘久不勝
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
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
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遺
擯棄爲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

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
若近世之甚者非慮言也今幸過陛下聖明心知貢舉
之極弊徹然發責深詔舉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
是于載一昨也議者或日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
德行宜委知州加縣者采察其實保而爲之臣獨以爲
不然古者分地建國有鄉大夫士肯以其屬人爲之消
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
爲閭胥比長自努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
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
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郎遇科場遂貴
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
不滅數于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替耳
不戰聽目不暇視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于人之德行
乎議者又日宜去封彌贍錄委有司考其支辭參以行
實而取之臣觸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考尚不
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備知之
其術不過以眾人之毀鑿決之孔子日眾好之必察焉
眾惡之必察焉夫眾之毀鑿膚訶足以盡其賓乎必如
是行之臣見其愛惜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
流誇攏並興獄訟不息将紛然猾亂朝廷必厭苦之而
復用封彌騰錄矣夫封彌膽錄固爲此數者爾設之也
警稍禁防以郭澤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横
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營喝其思慮欲
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

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
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
惟恐不能務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令若更
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
之原惡代誠諺而不悟必待堅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
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
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
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
法既行則于末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
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御私之人皆知
懼矣且國家以德行取上則彼貪猶輕縣之人依附權
要任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
不多矣臣愚欲乞令後應係舉人介升朝官以上歲舉
一人提黜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
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
已親戚及曾犯負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
不友盜竊滋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與之
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
行乞賜召試若與狀既上之後郡有前後諸殿淹癡事
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公私罪定斷
受贓而舉者以任決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道
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關
奏乞嚴加朝典每過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
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

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於每次科場南省之奏名人數具姓名開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合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舛時務疏闊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利場諸制若合格者即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上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前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者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具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專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原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驗罪其察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狀原如此則尋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情探履風俗不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文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爲師長薦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員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數人游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人閑有二千石自謂能與學者不過盛修室屋曾置花座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來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

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游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
時刻以夜繼晝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
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學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
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
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眾
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錄司選差委
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
任無歸私罪能講試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國
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雖赴
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
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策中抽取三人問以
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眾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
不問否則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
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試亦置簿記錄其
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大過則斥出學亦
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
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
等過犯情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
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
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
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
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加後來有過降等
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科舉升降等第若
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

樂人舊無府學並令离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
實是品官子弟方得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舉外
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
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
半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
得益領補入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
州通判識自具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
名結罪保明問奏仍給予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
高等生占不書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
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
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
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
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个使之慮於學校
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
之其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
之路高等生經備則講説常通文藝則屢人高等過犯
則其然輕少行義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譽舜考其一
日全試詩賦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
年所人或一無行能稍遇恩擇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
个舉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借哉此學校之法
也高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
更若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爲徒更須苛不若悉循舊
貫張爲愈也文獻通考卷三十二神宗熙甯二年議更
貢舉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王安石以

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直史館蘇軾上議上以問安石安石曰若謂此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其後乃卒如安石議王海卷百十六熙甯二年四月戌午詔執經藝者專誦數藴鄉舉者毋文辭畢臣詳議別爲新規翰林學士韓維議請罷詩賦各習一大經問大義十道集賢學士蘇頌議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先行之州縣使有司專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程顯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請修學校尊師儒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姓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差等而命之職四年二月丁巳朔罷明經科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丙寅朔〕

癸卯添差弓手富弼曾公亮不肯卽罷參照長編卷二百十六熙甯三年冬十月乙酉詔罷弓手原注添差弓手當考其始二年六月

八日富弼曾公亮不肯卽罷參

照(案)原文已佚據原注輯此

辛亥趙國公守巽長子世清坐爭襲封不當自茂防降左武衛大將軍郢州防禦使長編卷二百十三熙甯三年七月癸丑王珪等言承襲原注

丁未翰林學士呂公著言潁川人常秩道德修於鄉里名實著於海內欲乞召置臺閣詔本州長吏敦遣赴闕紀事本末卷六十五(案)詔秩赴闕初詔在治平四年十月癸丑可考

丁巳詔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呂誨落中丞以本官知鄧州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太平治迹統類云誨論安石上使諭以解誨誨執愈堅又奏曰臣受國恩思有忠範推知死節以圖報效竊以我國朝開基一百餘年四方無事前事固未聞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於聖慮者以是思之尤當謹於措置謀讜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圖維舊德推廣恩信以至萬務講求利信病在平流幾默運不當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補廢上應天災務以安靜乃今日之事王安石者本以文章進用竟遠爲輔竊

逢迎上意張皇一時之事祖宗法度首議變更天下利
源皆欲搖動斥逐近侍盜弄權柄傾危老成欲之相位
人情甚鬱公議不容獨陛下未悟倚任安石與之議求
治道之要進退天下之事臣恐無益於盡時徒有累於
加人於是安石求去安石旣覩事益自信以經諭天下
爲己任盡變祖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須於因方州
縣吏奉行微忤其意則責追所用皆浮薄少年天下暴
然於是昔之疑誨太過者媿仰數服以爲不及而誨亦
力求外補
迷得罪

是月薛向除江淮等路發運使長編卷二百十三熙甯

銅陝西鑄錢原注云向二年六三年七月辛丑向請運
末叅七十六云熙甯初薛向爲月乃除發運〔案〕紀事本
年月而長編原注有年月而不江淮等路發運使不繫
通鹽在四月丁未與長編異日繫日今依附六月未薛
未累言薛向在陝西罔上罪狀月范忠宣奏議云臣前
蒙獎用及張靖不當先於罪人顯明不當曲加恩貸仍
夫將使奸邪得志盡謂盡典可責降皆是朝廷賞罰之
張帥爲計遇事皆希旨敝感人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
差除致累陛下聖政臣雖累曾主聽明蓋自中書不合
又委以六路生虛使之專治財陳奏不蒙聽納施行今
於陝西緣陝西有都轉運使諸賦則薛向姦詐必更甚
謂廷信臣不爲向所統屬又有路帥臣走馬承受皆是
非時使命往還訪察若

是臣察善惡朝廷易爲得聞而向以巧能彌縫尙敢肆爲欺或今來東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統攝又無非時使命采訪加以吏民儒弱被苦不能伸陳即向毒其足以自悉又聞東南請郡民力多困窮近復連被水災正要朝廷優恤當遭寬厚仁愛之使惟令撫養瘡痍俾得漸就完以厚根本豈宜更令纖巧刻薄之吏別肆誅求或致民心困窮亦必別生事變則於治亂所繫非輕臣居諫垣豈敢緘默陛下度臣於向素無嫌隙又非强復欲送己言必區區頻牘天聽盡以朝廷賞罰爲重六路生民可復遇陛下聖明其言不可不進惟望早垂資斷勿憚改從諫雖邪二美兼舉使天下風俗一變奸人革心豈爲盛哉加或以掩美嫉能其言無取則乞宣示外廷早行責降

左屯衛大將軍克端卒贈登州防禦使東牟侯長編卷二百二十八熙甯四年十一月乙丑詔毋得乞爲繼嗣原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

仁和張大昌注輯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

神宗

熙甯二年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監奏日食辰巳之間有陰霧日所食不及原奏分數羣臣表賀畢沅通鑑引長編云云據以輯此[案]畢氏引此末知所據或紀事本末傳鈔有誤脫之文今姑輯之以備考宋史本紀云日當食雲陰不見東都事略失載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乙丑朔司天監言日食辰巳間有雲霧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數宰臣富弼等拜表賀傳家集載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數批答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雖微陰人誰不知彼食分之少損由司麻之未精爲懼方深奚賀之有矧所書於信史將取謗於異時宜懋乃誠以輔台德

提舉司天監所言自今每歲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麻其若有日月交食合具著所食分數及虧初食甚復末時刻遇交食集算造麻官於渾儀下對所差句當御藥院官與兩判監測驗渾儀官驗分數

從之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此奏紀事本末不繫日附朔日日食下上嘗以西夏累世桀驁背惠寇邊朝廷每令罷兵處置無法以致侮慢乃詔文彥博等各言邊防久遠備禦之策乃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是眾合羣策凡十六門奏旨裁處又增十事案范忠宣行狀載十事云一於鄜甯二州移置帥事二擇帥府通判令兼經署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田爲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句抽六沿邊夾邊鄉村酒場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閉城寨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八依秦漢功軍罰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邊備九沿邊置榷場以茶併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十陝解號絳四州歲差夫採斫黃河稍木並以官錢收買仍令擇使持所著便宜與逐路帥臣再議論審擇可否俟至則再具擬定取旨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辛巳詔置均輸法許薛向等奏辟官屬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六

月丁丑上批向等奏辟官屬任滿如無勞績復注遠官
原注二年七月十七日置均輸卽許辟官屬案王荆公
事畧二年七月行均輸法發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
蓄買而制其有無漢武帝置大司農屬有均輸令丞孟
康日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議平其
所在時價均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賈之輸者自便而官
有利故曰均輸范忠宣奏議載七月乞罷均輸法狀臣
伏覩近降被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此蓋制置
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希近效畧取周禮賒斂之制理
市之法而謂可以平均百物抑奪兼併以求陛下之信
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雜貨買賤賣貴漁奪
商人豪末之利以開人主多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
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義
而民興行先之以恭遜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
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使貪鄙之吏多引其類習
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
而欲民之興廉知禁不可得己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
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爲不可用
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慈貪慾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
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敎矣民胥效矣苟國家得末利而
則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民推在務農桑禁游惰
開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
下勤儉則自然公利有餘矣令耕桑之人不勸衣食之

源不竇朝廷不先節儉百姓幸多游惰不務生財之道
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木
而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
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之
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法所
任之人安得不謹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爭利柄
而其人素有貪贄之行釁爲斯困之姦必將以羨餘悅
朝廷以萌聯結權倖加以人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
重朝廷萬里有掊剋之患而不得訴有瘡痍之苦而不
得仲怨憤一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
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霸者之術
以農桑爲衣食之本以殖貨爲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
改前較以近者東南部縣多被水災其均輸未得施行
則必中外生民成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
乞先罷薛向但委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則
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民
務求美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併又何必過爲更
張以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
言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實惟天下幸甚焉端
臨文獻通考卷二十云上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
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
多以爲非向既董其事乃請置官屬帝曰茲事鼎斯
說有紛紜須朝廷堅主之使得自擇其屬若委以事而
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於是辟置衛珙孫珪張穆

之陳倩爲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中綱
歲所用及見度支歲月几當計置幾何皆預餘付有司
編年備要云先是三司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定額
年豐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贏歲歉則艱於供億而不敢
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手遇軍國大
費則削劃殆無留藏朝廷百物之用多求於不產貴於
非時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因得擅輕重斂散之權臣
以發運使總六路之出入宜假以錢貨經其用之不貴
給周知諸路之有無而移用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
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常辦者得以便宜蓄
買以待上令而制其有無則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徐
乾學通鹽後編云八月進向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
羅拯以手詔賜向政事之要理財爲急朕託卿以東南
賦入皆得消息斂散之法而卿忠誠內固能揃畢職業
導揚朕意底於成績朕甚羨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
誣石豈可轉也卿其濟之以彊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
然均輸法訖
亦不能成

甲申日下有五色雲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六月癸酉原注新紀癸酉日又書有五色雲已見二年七月甲申今從舊紀削去原案本紀於二年七月甲申二年六月癸酉俱書有五色雲或係宋史之誤案長編削去三年六月癸酉有五色雲則原文必存於此今據以輯入又據本紀增日下二字

癸未

長編卷二百五十四熙甯七年六月乙酉上蕭財用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原注二年七月十九日皆併營事可參考案原文已佚

癸巳

長編卷二百二十一熙甯四年三月甲辰詔罷三司使副監議鹽法原注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詔緣邊安撫使王韶相度招撫裕羅格勒

卷二百二十六熙甯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進呈韶奏原注云韶作機宜乃元年冬被詔相度招撫乃二年七月朱史頃誇韶功已於二年七月辨之案辨朱史原文云云及被詔日已佚無可考姑就原注月輯附月末文案長編卷二百二百三十熙甯五年三月丁丑郭逵奏問招撫裕羅格勒事甚屈辱差官勒詔裕羅格勒宋史王韶傳作招撫俞龍阿未見裕羅格勒或方音之轉歟韶傳又云元年上平戎三策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阿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阿奉其屬十二萬內附所謂包順者據此則招撫非由詔旨乃韶之功長編辨朱史或即辨其是非由詔旨也

八月乙未朔詔謀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

二十七日敕施行先是呂公著等定按問欲舉如王安石議詔依所定於是審刑大理寺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不當中丞呂誨與諸御史亦皆論謀殺不當用首法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者而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會富弼入相上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與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丙申司馬光上疏曰案傳家集二年八月五日上體要疏云準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覩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褒實待倡而發者耶今百度褻弛風俗偷簡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諫忠良助朕憂傷以創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覩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

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雖陟焉臣以駑下之才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賢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循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匪躬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爲陛下別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元首臣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萬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奉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胜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干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司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擇公卿牧伯而屬

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案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其所察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聞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遠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不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甯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案】傳家傳此下有自踐祚以來五字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紀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傳家集此下有云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敍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辭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頹者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治粟內史可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

可謂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
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
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
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
司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吏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
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質安民勿擾
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
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
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
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令則
非宜謀祿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
姓愁困於下眾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
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
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圍
苑主課利令乃使監牧使不屬輩牧司四園苑不屬三
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悉而在上者爲無所
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
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籍恐似
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
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存遷鄙者
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議其人情
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威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
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
方署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衛命奔走

劣乎於道所至徒有須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
勿遺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
素知不免監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
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
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
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卒皆賢而使者皆愚
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
毀譽積粗詳署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
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吏
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
而去之吏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
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嫉
沮壞惟惡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
晝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己恢快不悅不肯
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
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
而授我我令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
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
夫使者所以適遠遷之請固不可無然令之轉遲使郎
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整遣使者遠矣若監
司自爲姦憑負縱或有所隱黻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
誣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盧
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按得其
賞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己者也令每

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蔽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日陛下聰明則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議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義不能惑依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使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覗之儻公卿牧伯向不能擇賢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誠私謂無不爲已今陛下奸於禁中出手詔指擇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駁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上左右之臣所謂聽弱剛斷威福在己青郡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以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具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冏若殺臣密自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

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
陛下歸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遷
藩將帥省府職任請路監司此皆家人之所希求治亂
之所樂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舉志若乃姦
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斷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貨
或不久復進然下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
之恩也以此觀則面明陛下聽明剛斷威福在已太乎
可立致者非愚大諫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
曷若譁擇公卿得臣譽正忠信者留之懸昧阿私者去
之在位者既皆陛其人矣然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
朝使各言其志除下淸心乎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
不得復奪也凡擇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
陛下淸心乎慮者其賢者而用之不自者不能復爭也
如此則義者舉福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
下安得謂之威未不在已邪陛下此之不爲而碩彼之
久行臣竊恐以君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
散則亂是故立決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
相治故從人君沈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貴也
若人君復不肯朝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國家凡舉一事賢對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
一人必或以爲在或以爲不自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
然不足怪也要而人主審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舍
非則安榮取非而舍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
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

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
之多故可以觀刊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
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是其私志斯
衰亂之政也詩云詠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
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桀室
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
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
也漢世鬪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任伐必下公
剿大夫傳士議鄭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
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而
舉下厭然無有不服者令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
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
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擅至于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
有限極臣愚深恐膚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圖
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
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屬錫銖豪
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
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
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慾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
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
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
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
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令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

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豪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苟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令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彼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實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又案〕紀事本末附丙申日是月乙未朔丙申爲八月初二日宋史全文資治通鑑與紀事同日據傳家集注云八月初五日上以乙未朔推之初五乃己亥日也兩異其日必有一誤今依紀事附丙申日

壬寅權知曹州韓鐸除河東路提點刑獄使長編卷二百十六熙甯三年十月甲戌提點河東刑獄屯田郎中韓鐸從陝西原注權知曹州除河東憲在二年八月初八日〔案〕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卷四云聖旨處分令所立法凡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師憲爲名

癸卯侍御史劉琦監處州酒稅〔案〕宋史本紀作鹽稅御史裏行錢

顗監衢州鹽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顗等言曰臣竊
見陛下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案宋史作執政以來未踰年案宋史作
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不安案宋史作胥動蓋以其專肆胸臆輕
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如唐虞躋
治於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權霸之術職國縱橫之治取蹈輯廷陛下遷信其言侵奪三司利柄開局置官引
三人者議事同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呂惠卿王子詔盧秉王汝翼之徒豈能通曉錢穀周知天下利復引薛向
爲發運使兼領均輸之職信如詔書之從貴就賤用近易遠固亦無害然使小人用事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
免奪商賈之利商賈既不行則稅課虧失是先喪其國之常入其何以仰給經費官司販易物有難售者未免
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壅塞難於脫禍則必有囂田產破家業以聽期會者不然則淫刑濫罰從而加之矣
兼辟向多用耳目剩州縣短長從而脅之俾承良斂非道之事去年許遵妄議謀殺自首按問之法朝廷委安
石與司馬光定奪光則持公請依舊法安石則偏立新議差韓維再議而皆附安石之法又令密院同議
文彥傳所定既協公道陛下以眾人所議委富弼看詳富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郎行安石所定良由同列

畏其强陛下或其辨乃至此耳小人章辟光妄獻岐邸外遷之議呂誨乞加讒逐安石百端阻格誨竟黜降故事若昭文在假集賢尚不敢專行聖乎豈如安石敵視同列旁若無人愛增予奪一出於己上閱疏曰此皆挾情非竭節以補時事者東都事畧云熙甯初琦自通判欽州召爲侍御史須自知烏程縣召爲侍御史裏行王安石初得政專侍胸臆壅易憲度侵奪三司利柄而曾公亮固寵畏避不言琦顗與劉述上疏以爲安石自應舉歷官以來莫不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天下士人心無不歸向謂之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致位公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學仁義之道啟沃上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議務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愎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侍陛下爲何如主也陛下天資英悟不世而出堯舜邪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侯之術害室衰世之事誘惑上聽何不恭之甚也臣等願陛下運乾綱之斷奪安石重任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留公亮位居丞竊被遇三朝當悉慮竭忠以身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嬖以固寵榮安石奏對之際唯肆強辨多生橫議豈執政大臣之體乎況公亮久妨賢路無補時政亦宜罷免

時述坐判刑部繳敕劉被劾未伏故琦顗先貶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宋史本紀八月癸卯貶琦顗壬戌侍御史知雜事劉述判刑部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貶知江

州又劉述傳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劼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同上疏顗將出臺於衆坐罵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爲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薦君及彭思永得擧爲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柰何專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今日罪分當遠竄君在後爲美官自謂得策耶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馬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劉述傳貶琦顗監處衢酒稅公亮疑其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

乙巳罷殿中侍御史孫昌齡爲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蘄州先是昌齡言臣累辨謀殺之法非是遂貶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孫昌齡以論新法貶王宗沐通鑑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

司馬光言案紀事本末不繫日據傳家集

論責降劉逖等劄子一爲八月十一日上八月乙未朔十一日爲乙巳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逖集賢校理丁諷[案宋史本紀壬戌丁諷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貶通判復州]審刑詳議官王師元[案宋史本紀壬戌王師元坐許遵所議刑名不當貶監安州稅]皆執守謀殺刑名被劾[案傳家集作差官取勘]侍御史劉琦錢顗皆以論執政降監酒稅[案傳家集作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下又云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紀事本末卷五十六卷七十五]夫紲食鷹鸇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案傳家集此下有云陛下踐祚以來待臣下以寬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闒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爲知州今琦顗[案傳家集此下有所坐不過狂直六字]止以迕

犯大臣遂降爲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
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竊恐天下〔案傳家集作來者〕側目箝口
以言爲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
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備位近臣親被明詔覩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
乞赦劉述等勿劾〔案傳家集作更不取勘〕琦顗等與本資〔案傳家集作別
除一般資敘差遣庶幾稍息羣議〕不報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劉述傳開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
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
丙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初純仁以言
辥向不可爲發運使不合〔案太平治跡統類宋史全文資治通鑑純仁言辥向不可
爲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用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
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務農桑節用而已純仁論辥向疏已附注六月末〕又申中書〔案宋史范
純仁傳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曰今日忽聞詔令

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動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率職之臣獲罪則忠勤不勸納諫之風或闕則君德有虧)是以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皇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與臣爲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封同(［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白是誨等力求外補此陛下之所親見固爲萬世之光也)陛下(［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述事繼明四字)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原而柄臣遂搖撼其罪(［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欲其畏避搐縮遇事不敢輒論雖於政府便安而)

陛下將何所賴且執政王安石以文學自負以議論得
君專任己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難同舉意
發言自謂中理〔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己才欲求近功
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彊兵之
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
之謀棄公議為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
為賢能所以薦辟向為通才指呂誨為無用致陛下無
從諫之美時政有揠苗之憂〔案〕范忠宣奏議此下有云臣常失望痛心故已屢有陳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安石議桑羊之術不蔡甚矣四方百姓末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援之賊之甚矣加以
曾公亮
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安石見容惟務雷同苟且舊
則拘好文法今則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而辭辨不

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陛下朝廷大臣所爲安得政令無失寀范忠宜奏議此下有云求諫尚恐不及何暇深責諍臣蓋以安石之心將欲果於與事所以深惡言者懲戒後來殊不知成湯罪己而興禹拜昌言日聖周道胥衰則有防川之蔽秦法避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眷知聰明洞照古今豈可啟寵偏聽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氣虛懷深爲國計將琦等責降告敎速賜收還安石不可久在中書恐必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機務或且置之經筵足以答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則商湯改過之美可復見於今帝堯從欲之仁不獨稱於古臣不勝大願然臣久居諫列習慮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聖政有失雖陛下不擲改作而臣之職事已纍豈敢復在諫垣輒己家居待罪自今月十日吏不供職伏乞重行貶責以警百官貼黃今後政府臣僚每欲主張親知但只先同議論後蔡敎之時別作同避則言者無由奏彈陛下豈可不察劉逝方被勘劾恐執政陷以稽遲之罪劉述既見事有未安自當不敢行下本是盡心職事却蒙執政深怒況王安石舊作中書舍人糾察在京刑獄亦曾繳納詞頭不肯人謝今日不存忠恕以至於此乞陛下詳察范忠宜奏議第二狀云臣昨日上言乞追劉琦等責降誥赦臣己居家待罪以俟竄殛然有愛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緣臺官爲天子耳目將使讋察百肆以

防權倖之非令琦等一言祝臣使豪諮職監嘗若若君
父之過則將何法以加之況自先皇帝以來人主未嘗
自有過失皆固大臣舉措不謹玷累朝廷且君父既爲
人所玷累則忠臣孝于甯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
貽竄不惟自權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盡廷大
半趨附執政陛下更以法令驟之使畏大臣則其任性
忝行何所不至陛下雖欲制駁必傷終始之恩所以人
主雖當仰成執政而督察之任委之臺官候有過愆則
使彈學下以使大臣知懼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從古
以來駁臣之要道也陛下將臣此奏反覆究詳特興追
還二人以正朝延之失
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

舍人同修起居注

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積宋編年貢
治通鑑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出知河
中府初純仁自陝西運副召還上問卿在陝西久上漕
輸必精意遷事對曰城郭完全甲兵祖修儲蠻粗備上
慘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賴對曰顯陛下無深意於
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費夷狄殘害生靈耗竭
財用厚賛賞罰不惟今曰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
之變上嘉納之純仁稚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
安石最後言辭向不可爲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罷
純仁又言琦不嘗罷請速解安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
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爲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
遣所親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詰矣純仁曰是以利惟

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狀申中書安石見之怒攜以白上上曰宜與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許應族宋元通鑑云純仁自陜西詔還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甯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之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暗遠願加深察及辟向行均論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行均輸之法使小人掊剋生靈歛怨基嗣又云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趙附陛下又從而舉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儀欲事成急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及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馭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從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遷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編年備要云曾公亮趙扑得純仁狀上章自劾畧曰清時備位難逃竊位之議白首佐朝遂起蔽奸之謗如安石者學給攀勝年壯氣

豪議論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諸於條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有之天良樂塗附之異說拖紳朝序非安石之黨則指為俗吏圜冠校字非安石之黨則指為迂儒又言安石平居之間筆舌巨旦有為之際身心管商待聖主為可欺同條為不物為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申睿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邦家白臣等後言之罪俾還田里

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詳檢文字蘇轍言〔案〕欒城集載條例司乞外任奏狀云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遜伏自受命於今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樸拙議論迂疏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案〕欒城集此下有云伏惟陛下創制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案〕欒城集此下有云苟陛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案〕欒城集此下有云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駑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上閱轍狀問轍與軾何如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臣已嘗論奏軾兄弟大

抵以飛箝捭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時事何以反爲異

論紀事本末卷六十二卷六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蘇轍以書抵陳升之王安石論遣使拔求農田水利循役之失又曰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不之法今將變爲青苗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發其責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稍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責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誘議騰沸商旅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論也常平條赦織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歛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虧欠祛度紛紛何至如此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頓青苗之說轍所未論也且乞補外任遂掊河南府推官又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所載轍書前後多從刪節今據欒城集補錄全書云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喻每獻任講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或是以不虞償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人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循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賞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

民之官基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令始有事輒特
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
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
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教可以立成
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
迎供饋之頒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
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
所便眾有所安令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
眾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遷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
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
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郵每事遣使冠蓋相望
而卒無係毫之益謗者至令未息不知令日之使何以
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觀課農桑墾闕田
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
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
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令不治其本而
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令農事不修
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轍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畏
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
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喻也天下水利雖有未
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
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
以與永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
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

不素講求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之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勢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論也謠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樸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掣肘者必有盜用之衮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令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疏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之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將任巡檢不係盜賊織債必自此始轄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關逃亡鄉戶辦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陽炎廢租庸調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桑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蓄役頻多者蓄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末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撤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陳田獄皆出於農苟以

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賦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監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令雖天下無事而三路竭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鄭賣之民皆在城郭荷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術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己久議者不究本未徒閭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成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徧戶齊役夫一歲之吏不逃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令世三大戶之役自公難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令世既己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于後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背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以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不丁口爲之高下令已去鄉從宦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撲必用丁則州縣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宅斷之坊比民舉重令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例田官使買與場發役貨財與眾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甚之罷民皆加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發不之則不改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末輸也又閭之運亦職將達爲均輸常平之法令將變爲青苗愚鄙竭人不所未用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與宮室財用賢之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日民不加

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衛不正吏緣爲姦搢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署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弊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以輒嚮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甚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令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輸所以未諭也常平條敕纖悉俱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

可知數之則綸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觀此青苗之說
輸所以未喻也凡此數事皆讀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
深究藏以才性樸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許雖
欲勉斷自效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數
奏使幟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集以備
除佐兩獲所欲幸款厚為東都事署蘇轍傳安石欲行
青苗敝日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綠為發錢入民手雖
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鑒不
務頃矣安石日君言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
運使王廣縣言與安石合法遂行安石用謝卿材侯叔
敬等八人欲遣四方訪遣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
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
府推官改著作佐
郎書南京判事

續宋編年貸治通鑑呂公著薦程頤授太子中允兼
御史裹行上章論王霸署日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
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為霸者之
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覆大道而行
無復同曲霸書崎幅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堯
舜之道拔誠心而王則王矣假而求霸則霸矣案宋
史本紀八月辛西以祕書省者作佐郎程顥王子詔
並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二裹行續宋年貢治通
鑑附五月下蓋睨書八月二宇今依宋史本紀附此
辟德旂通鑑畢礼通鑑云瀕自罰城令改著作佐郎

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退必曰頻來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退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不辭辯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程頤爲首又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以爲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疏屢上又論時務十事大略以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理物聖人之所以必爲苟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在講求設施如何耳帝嘉納之

文案明道文集論王霸之辨疏霸則霸矣句下又有云二者其道不同判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何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主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與也而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由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

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
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
時不可失惟陛下楷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
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
德之臣與之其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爲也古者
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
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
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
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人小人之議
則聽明不專而志意或矣令將矯下古謀錮之粹爲
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
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吏張
則爲害大矣臣僞以爲不然所須吏張耆顧理所當
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謹莫大焉豈若因猶
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
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驥陛下奮天
錫之勇習體乾綱而蜀斷需然不廷則蔦世幸甚
乏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汜濫大
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戊
中河徙東行河渠志一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
擧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
以袞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服河通
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輩奏上約累緣泛溅并下約

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甯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雍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費無竊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溝求具圖以闊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已支光入辭言鞏等欲塞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使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徐固北流漸淺薪弱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幾破東流向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柰何光曰上約固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腳已牢復何應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權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

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費何以供
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
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嚮等至
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
帝意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
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
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河
東順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
東流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
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
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玉海卷二十二熙
甯二年八月五日己亥光言禹分九河漢釀二渠河
順則為患小矣河併為一則勞費倍分為二則費減
半張鞏等欲塞二股北流恐費大而功不成十四日
鞏言北流已塞辛亥詔閉斷北流傳家集二年十月
七日乞優賞宋昌劄子云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
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敕與張茂則相
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
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擗關水勢令入
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淺郎附鈐北流放出
御河胡盧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串水患
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鬬蒙朝廷聽許令修
置上約自後冒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領非己出
百端沮毀以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住隙

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令秋擗欄得水勢一併人東流其北流尋已閉斷雖頗漂弱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盧舍然恩冀深贏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令若與同列稱二股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韜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張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向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人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云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負之也取進止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九月甲子朔丁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糴常平廣惠倉及賑貸事今詳比年災傷賑貸多出省倉切以爲省倉以待稟賜尚若不足而又貸以賑貸此朝廷所以難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澤也今諸路常平廣惠倉畧計十五萬以上貫石斂散之法未得其宜故愛人之利未溥以致更出省倉賑

貸今欲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給令隨稅納斛斗（案此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一有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八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次科（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一次科作次料）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害又民既受貸于田作之時不患闕食（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八）因可遷官勸誘令興水土之利則四方田事加修蓋人之困乏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貸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豐物貴然後出糶（案原作糴誤）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通一路之有無

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奪之意也舊制常平廣惠倉專隸提刑司緣令來創立新法合有兌換錢斛藉轉運司應副乃克濟辦乞委轉運司提舉仍令提點刑獄司依舊管轄毋得別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次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候其有緒即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留給疾貧窮人外餘并用常平倉轉移法其給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法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㪷價召民願請仍常以半為夏科半為秋科並從之（宋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

鑑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
書付條例局曰此青苗法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
轍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為
本錢行陝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
合安石遂請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
西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
諸路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結
隨納斛斗其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納錢者皆聽從便
仍遣官提舉從壽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畧計千五百萬
以上貫石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又宋史全文資治通
鑑王安石獨奏事上問程顯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
平本錢何如安石曰顯所言自以王道之正臣以為顯
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
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賣祠牒所
剩者三千人頭而所救括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
可是不知權也又案畢沅通鑑考異云宋史食貨志河
北轉運司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乞度僧牒數千為本
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
至是請施之河北安石乃決意行之蘇轍傳同東都事
畧蘇轍傳亦作河北轉運王實兼宋史王廣淵傳慶厤
中上曾祖家集詔官其後實淵推與弟實廉而自以進
士得官是廣縣乃廣淵之弟熙甯二年四月遣八人行
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廣廉其一也不聞為河北轉運
且陝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轉運豈得散錢陝西益廣

淵欲行青苗援李參之事以論遂詆爲行之陝西安石嘗言廣淵力主新法而着劾劉序故寰新法而不問是知附會青苗者廣淵也非廣廉也寧以長編考之畢氏此說恐未足據長編卷二百十一熙甯三年五月丁未原注引司馬光云王廣廉傳在北河民不能償春料乃更俵秋料又五月丁巳日京東轉運使工部郎中直龍圖劉王廣淵爲河東轉運使曾公亮初欲差權王安石以爲廣淵在京東宣力當正除據此兩人事迹本不相蒙且廣廉此時已爲河北陝西提舉官而廣淵則於二年猶知齊州三年始由京東改河東是廣淵非特未至陝西更未嘗爲提舉常平廣惠倉官二年在齊州除奏置義倉是正月辛卯二十三日事可考義倉罷儲積青苗是放散取息據十朝綱要二年七月乙丑罷義倉法則廣淵所行之義倉本與廣廉不同東都事畧及宋史食貨志蘇轍傳本不誤畢氏乃專據王廣淵傳以疑東都事畧及宋史食貨志蘇轍傳恐非也蓋宋史王廣淵偶誤而食貨志蘇轍傳猶見其眞況宋史無廣廉傳又安知廣淵傳非廣廉傳之誤作廣淵乎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廣廉洵爲不誤而畢氏通鑑徐乾學通鑑凡廣廉盡改廣淵恐失哉

己巳召御史中丞呂公著來旦赴講筵

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宋〕紀事本末此條上書二年十二月甲寅初開講筵而此條接書不更繫此月據玉海卷二十六云熙甯二年九月戊辰開講

筵己巳召
甲子朔己
六月丁巳
九月二字
本末不載
厚荊公嘗
相吾華可
欲其助己
苦條例司
始有逐申
元八凱之
荊公之喜
政呂公著
興晉陽之
侍讀學士
知潁州

中丞呂公著來旦起講筵錢氏朔閏考凡月
巳初六日考宋史本紀公著爲御史中丞在
日二月向未爲御史中丞紀事本末上服書
令依玉海附此又按公著爲御史中丞紀事
卯伯海閩見前錄云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
日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日晦叔作
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荊公薦申公爲中丞
故申公初多用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
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荊公怒其叛己
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
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
怒如此初未嘗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
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
甲以除君側之惡判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

辛未條例司請以太常博士祕閣校理李常前許州司理參軍國子監直講王汝翼爲檢詳文字官【案】條例司檢詳文字曹用蘇轍呂惠卿時轍出爲河南府推官呂惠卿擢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故更請以李常王汝翼爲之至熙甯三年常亦言青苗不便而王汝翼亦辭檢詳條例官殿中丞知免何縣張復禮

前明州司法參軍李取之爲相度利害官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壬申光州團練使向經爲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是時上方以政事試練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遠或州縣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從者至宗室戚里恩澤之家則所以秩序平進拘以歲月少所徼冀經由是亦頗不欲以才自見請外補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宋史向經傳神宗以經女爲皇后進光州團練使

乙亥上謂陳升之王安石曰今賦入非不多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費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七上曰朕嘗問王存以兵費乃言臣不曾講兵書因問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當擇邊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練仍鼓舞其州民使各習則兵

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數人臣畧與語似皆可付一州臣因與古言今邊州有兵五千處若止揀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糧之費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習兵戰則可以戰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邊將事安石曰今有可勝太祖時並邊民戶口蕃息所恃不盡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邊將得自揀擇訓練如太祖時則尤易以待敵上言五代時方鎮皆豪傑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須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時方鎮豈皆豪傑如羅洪信乃是眾人求主不得大呼於眾誰能為節度使者洪信出應募遂立以為帥然其能獨保一鎮者以其任事得自專故也今朝廷待邊將拘制之法令將此邊軍令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

可爲軍廂主臣以上豈可不及此蓋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爲然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長編卷三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定保甲條制原注云二年九月十二日郎此條彼文可參考太子中舍劉琯提舉陝西常平等事長編卷二百十六熙甯三年十月己巳琯權官原注云琯爲陝西常平在二年九月十二日

丙子條例司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已行於京東河北淮南三路訪聞諸路民間多願官中支貸乞令司農寺遍下諸路轉運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聞當議遷置提舉官詔可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壬午案此下銀銅坑冶市舶事紀事本末與丙子常平事接寫長編卷二百十一熙甯三年五月辛亥向言米頴原注云九月十六日可考又丁丑上批詳向指揮原注云九月十六日詔兼銀銅坑冶事朔閏考是月甲子朔十六爲壬午日令據增條例司言銀銅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

而費出諸路故轉運使莫肯爲課入滋失今旣假發運
司以錢貨聽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經費皆當責辦
請令發運使副兼提舉九路銀銅錫冶坑市舶之事條
具利害以聞（原注此以上據本志轉入）乃（案乃字與下從之不貫恐是乙字之誤亦疑或有脫
文）詔發運司辟向副使羅極兼都大提舉江淮兩浙荆
湖福建廣南等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等從之上手詔
向曰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錢劉竊據浙
廣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由籠海商得術也卿宜
創法講求不惟歲獲厚利兼使外藩輻輳中國亦壯觀
一事也向旣兼總九路財賦即奏移用金穀要當不失
事機如響應聲遠近一體則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賜今
九路監司鮮能協力徒害成事請辟置本司官分隸諸

路參舉政眾事糾其弛慢不職凡財貨輕重郡縣豐凶山澤之利廢興府庫之積虛實可以周知其數以通有無從之於是置句當公事官九員分領九路凡移用財賦興置坑冶茶礬酒稅錢監造船雇糴輦運等事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其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而官物以故溼惡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案編年備要云時饒州江建等州遞年額鑄錢一百五萬貫并額外增剩錢朱彧萍洲可談卷二云廣州市舶司舊制帥臣漕使領提舉市舶事祖宗時謂之市舶使崇甯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嘗併泉州船舶令就廣商人或不便之

甲申知海州懷仁縣曾布轉著作郎長編卷二百二十五熙甯六年七月壬辰日御史楊繪奏疏云熙甯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布轉著作郎據以輯入案宋史曾布傳布南豐人學於兄

萃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點闌二年從開封此云轉著作郎與傳少異

是月上諭樞密院沙門島罪人數多及廣編配罪人多即竄還令與中書別議伏立法且欲復行肉刑呂公弼以爲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議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爲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又何不可況堯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論不達時變自漢文感二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仁逺今千餘年一旦用之必駭四海觀聽況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寬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審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

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駭而動後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上納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陝西轉運副使蔡挺再知渭州長編卷二百三十熙甯五年二月挺爲樞府原注云挺以治平四年四月自慶徙渭熙甯二年九月再任案長編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鹽弊原注云二年三月丙寅改陝副蓋挺於治平四年四月自慶徙渭熙甯二年三月改陝副二年九月又由陝副再任渭也今據兩注輯入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午朔丙申開封府儀同三司行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罷爲武甯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言於上曰此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卿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考范忠宣撰富公行狀八月以疾辭位除判河南復得請判亳邵伯溫

聞見前錄云熙甯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擧常平倉趙濟言公沮格新法落武甯節度及平章事以左僕射判汝州徐乾學通鑑後編王安石專權自恣弼度不能爭移病不入中書久遂辭位章數十上許之曰卿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加檢校太師以武甯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請闕郎除司空兼侍中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帝意不樂故也

改綏州為綏德城其知城以下防託兵官使臣委郭逵選差把截堡鋪守禦兵馬器械等並從長處置以聞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寨還以綏州

寨涑水紀聞卷十一云韓縝與夏國之臣辯老峯議於境老峯曰荷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基又築議在元年九月丙戌

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縝詰夏人曰二塞之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縝信之秉常旣受封冊遣使來交二寨逵令主管機宜文字趙禼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

夏人曰二寨寨基是也何地之界有[案]宋史郭逵傳遣其屬趙禹詣昌朝與夏使議唯言寨基禹曰二寨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不能對虜曰若不得地界但將此二牆墟安用之因言綏州與之亦用兵不與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時已詔俾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願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具奏乞召虜赴闕詢之[案]涑水紀聞卷十一云樞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成人遷其舊壘不盡者焚棄之經畧郭逵以為夏虜心狡紿候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爭者塞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云上怒甚議文潞公以上得奏大驚顧謂文彥博等[案]涑水紀聞卷十一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問之彥博等皇恐即降詔云某月日指揮不得行詔至僚屬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逵徐出示之皆歎服[案]涑水紀聞卷十一云時趙禹

掌機宜於經畧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逵乃出示之禼曰此他人所不敢為也逵乃以前詔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淵謀祕畧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綏州不復以易二寨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紀事本末書十月不繫日據宋史本紀畢沅通鑑作丙申初三日故附此）

戊戌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為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為供備庫使仍賜姓趙名懷順以其防託綏州日久故也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上問節財如何王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上曰比慶厤數已甚減矣惜別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則兵可省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徙之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為既使之去本土又減

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難遽行也於是上問
升之退軍事當時二府與密院衆商量否令卻皆爭論
以爲難此乃是合退作剩員優假之故別立等有何所
傷公弼言臣不比他人立事取名恐誤陛下事若二十
萬衆皆變爲之柰何升之具論祖宗舊法曾公亮曰爲
之當有漸王安石亦云上曰但執政協心不煽動人情
自無事安石曰公弼來陛下處言止是臨事而懼固無
所害若退以語衆乃爲煽動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
兵精安石曰亦止是簡汰然柴世宗精神之運威令之
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濟事而無侮敗龍圖閣直學士陳
薦言大臣建退軍之議損禁兵月廩使就食江淮禁兵
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內輕外其來已久人情旣安

習一旦輒從去國客食卒伍衆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上從之卒罷退軍議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長編卷二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定保甲條制原注云二年十月五日可考當卽此條彼文亦可參攷

壬子長編卷二百八治平三年四月初三日丙戌王獵對親親之義原注熙甯二年十月壬子可攷〔案〕原文己佚

己未夏國使者罔育訛來謝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堅明約束勿令邊將生事妄立城堡爭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爲然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以陳升之同平章事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風俗何以更得醇事上日升之有才智他人莫及朕如其才智足典軍政令任之爲相欲輔政治之闕失必能勝其任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昔漢高論相以王陵少贛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眞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日

然升之固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
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堅欲去蓋以所言不用與
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
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論及呂惠卿光
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
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何
以動人主案太平治迹統類及宋史本紀均作丙申
日太平治迹統類於何以動人主下又云因論臺諫
天子耳目當自擇其人上曰諫官雖得卿更爲擇其
人光退而舉學士陳薦史館蘇軾集賢校理趙彥若
職方員外郎王元規宋史文彥博傳云二年相陳升
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
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
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
以紊朝制
固辭乃止
又臺官許請對從張戩程顥之請也如有請對並許
直申閤門上殿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丙辰詔御史
請對並許直申閤門上殿太平治迹統類云監察御
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有本職公事欲上殿敷奏必
先候朝旨既許上殿問於幾班次動經旬日倘遇朝敢
或闕及外事有聞不保於幾速不容後時者耳目之司
雖不應急陳聞不可得也伏覩天禧詔書或詔令不
允官曾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制誅求無節寃濫未

申並委諫官奏論憲臣彈奏是蓋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隔絕殊異欲乞令朝廷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對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閤門上殿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

仁和張大昌輯注